



《朝霞》

丛刊

火，通红的火

I 217 / 2

1751/54

火，通红的火

朝霞丛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

629301

火，通红的火

(朝霞丛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字数 274,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621 定价: 0.82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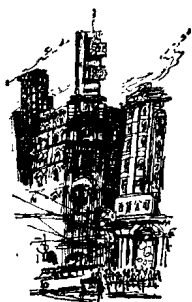
· 中 篇 小 说 ·

初 战····· 朱敏慎 (1)

青砖歌····· 段荃法 张有德 樊俊智 (194)

· 话 剧 剧 本 ·

火，通红的火(四幕话剧·征文选刊)·····陆天明 (292)



初 战

朱 敏 慎

—

一九五二年春天。

在区西药业“五反”打虎队队部，一片繁忙。打字机声整天不停，电话铃声连续不断。那扇弹簧性能很好的百页门，时不时被推开，有来送检举信的，有来交坦白书的，也有要找打虎队队长当面反映重要情况的。“队长正在接待谈话”，坐在门口收发位置上的一个队员，对要找队长的人这么解释着。来访者用非见队长不可的口气回答：“我愿意等一等。”

队长叶柏年，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宽肩膀，厚胸脯，腰圆臂粗，看一眼便明白，这是个挑得起重担子的人。他是钢铁厂的炼钢炉长，上下一套劳动布服，戴一顶带有铁锈斑迹的工人帽，帽檐下，那张同火与热打惯交道的脸庞，英气勃勃，一对灵活而明亮的眼睛，蕴蓄着智慧和威严。他带领的这支“五反”打虎队，昨天刚开进西药业。今天上午同广大职工见了面，下午又向

• 1 •



资本家们作动员，各种职能班子，如查账组、材料组、接待组刚刚开始搭建，各人都有忙着的一摊子。许多来访者本来都是要找副队长郁建中的，因为老都是这个行业里大家熟知的人。可是副队长没有时间来接待。叶柏年却有本事，把千头万绪的工作推开，抽出时间，耐心地接待着每一个来访的人。

“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咱们随便谈吧！”年轻而陌生的队长总是尽快地使来访者打消由于初次见面而产生的局促不安。他仔细地听着谈话者反映的每一个细节，为了不使对方产生不必要的顾虑，他宁肯用心用脑，不做笔记，谈话常常是聊家常式的。听到重要一点的情况，他脱下帽子，用五个手指铲铲粗硬的头发，然后又把帽子扣上。“还有什么情况，说说吧！”他的真诚、耐心和热情，好象是一把奇妙的钥匙，能够打开人们的思想大门。每当谈话结束，他总是以鼓励的口气把客人送走：“你反映的情况很好，阶级界限很分明！”或者是“欢迎你常来，什么时间我都有空。”他紧紧的握手给人一种共同战斗的感觉。

昨天晚上，叶柏年学习了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对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还把西药业的历史沿革和现状材料作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但只能得出一个极粗的概念：我国的西药事业，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侵略而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行业被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医师所独霸。中国自己经营西药，历史不长，发展缓慢，对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很大。今天，叶柏年接触了群众，听了许多来访者的谈话，活生生的事实，使他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同时对西药业的现状认识也大大丰富了。尤其是他看到了广大职工对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强烈要求，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状况，也有了新的

认识，他们不仅具有一般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与国际资产阶级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由此还带来了投机取巧花样百出、剥削职工心狠手辣、腐蚀干部触目惊心的种种特点。使叶柏年感到兴奋的是，来访者表示对打虎队信任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副队长郁建中，提到他过去的革命历史。有一个青年职工，为了说明对郁建中演说口才的佩服，竟滔滔不绝地向叶柏年讲起了故事：去年十二月九日，青年团组织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报告会，请来的主讲人是郁建中，对于他来讲学生运动，大家很惊奇，然而他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报告，除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讲得那么成功的。“看来，老郁在西药业劳、资两个方面都有极高的威信！”叶柏年对郁建中也油然增加了几分尊敬的心情，他感到自己能同这么一位经验丰富、情况熟悉的老同志合作战斗，一定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叶柏年拿自己同郁建中一比较，越发感到自己对商业知道得太少，人不熟，情况也不熟。“接待完这一位，一定要拖着老郁到一家一家药房去走走看看！”他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可是当又一位来访者在他面前这只椅子上坐下来时，他还是那样热情地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咱们随便谈吧！”

副队长郁建中推开板门，伸头朝叶柏年那儿张望了一眼。这是个三十五、六岁年纪的人，脸色白皙，精神饱满，额头上那些深刻而细密的皱纹，表明他有着不凡的经历，可那过早发胖的身子，又显露出他近年来过着心宽体泰的生活。他已经是第三次推开这扇“吱扭”作响的板门了，见叶柏年还是那样专心致志地同来访者谈话，心里不免有点焦急：“时间都被拖光了！”郁建中觉得，接待这些人谈话，只有对西药业情况一无所知的叶柏年才有必要，象他这样熟悉商业情况的人来说，便是浪费时间。此刻他把自己独个儿关在小屋里，翻阅着各种材料，使他特别感到兴趣

的，是大源西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唐云彬交来的坦白书。这是打虎队收到的资本家的第一份坦白书，看着这份坦白书，郁建中喜滋滋地想：“唐云彬这个人还是听话的！”

郁建中同唐云彬打交道确是由来已久。早在解放之前，那时候郁建中的公开身份是复强西药行经理，上级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向解放区输送药品。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下，郁建中常常利用一些贪做生意的资本家，把药品转运苏北各地，唐云彬就是被利用的其中一个。对于郁建中热衷做苏北客帮生意，唐云彬也有所觉察，有一回，大源发运苏北的一批货，被国民党伪警备司令部扣留，为了不使事态扩大，郁建中要唐云彬出高价把药品连同发货单赎回，唐云彬照着办了。从那一回起，郁建中就有了唐云彬听话的感觉。解放以后，郁建中担任国营贸易公司药品科的科长。有一次市场上配尼西林价格突然猛涨，国营公司手里又无货可抛，眼看有压不住涨风的趋势。对商业市场十分熟悉的郁建中，深知物价这个怪东西，好比是空气中游动的花粉，会互相传染。配尼西林的涨价，必将波及其他药品，药品的价格波动，又会牵连整个市场物价不稳定。郁建中正在这搔头皮的时候，获知唐云彬手里有一批吃进不久的配尼西林现货，他亲自去找唐云彬，要大源西药公司把这批配尼西林抛出来，帮助国营公司安排市场，唐云彬也照着办了。从此，郁建中加深了这个印象：唐云彬这个人听话。尤其是在几个小时之前，郁建中以打虎队副队长的身份作了一个报告，向西药业工商界动员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会上，郁建中号召所有工商业者，要走自己坦白、自行检讨、自我改造的道路。正是这个唐云彬当场走上台来表示：“坚决拥护郁队长报告。”他响亮地重复郁建中报告中说过的话，而且加进了自己的心情说：“自己坦白，光

荣；自行检讨，轻松；自我改造，不痛。”虽然坐在郁建中身边的叶柏年提醒说：“这种提法不妥当！”然而，唐云彬会后马上向郁建中呈上了一份坦白书，并申明：“这是初步坦白，还要进一步检讨。”郁建中对唐云彬这份坦白书已看了多遍，心里盘算：“这场运动中可要派派唐云彬的用处哩！”他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更加讨厌那些缠住叶柏年谈话的人，推板门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好不容易见叶柏年送走了最后一个来访者，郁建中拿着唐云彬的坦白书，兴冲冲地对叶柏年说：“这份东西值得你看一看！”

叶柏年收拾着台子上杂乱的东西，轻轻地把散落在桌面上的烟灰抹进烟灰缸，随口问：“是份检举材料？”

郁建中笑了一声：“比检举材料更有价值！唐云彬的坦白书。”

叶柏年问：“可靠程度如何？”

郁建中赞成叶柏年这种审慎的工作作风，他说：“还没来得及核实。我已布置下去，按照线索抓紧查证，尽可能拿到直接关系人的旁证材料。”他换了一种满有把握的口气说：“不过，谅唐云彬也不敢弄虚作假！”

叶柏年接过唐云彬的坦白书，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唐云彬这个人很有一套！”

郁建中十分惊奇，问：“怎么，你对这个人也熟悉？”

叶柏年笑了笑：“哪里谈得上熟悉，连今天他上台表态，总共才见过两次面，说印象，倒是有一点。”

郁建中“哦”了一声，他没有打听叶柏年第一次同唐云彬见面是在何时何地，却摆出一种长辈的架子说：“可不能凭印象办事哪！说到唐云彬这个人，有人说他很会经营，人称‘三眼虎’，

说的无非就是他有点眼光；我说，如果他看准了要靠共产党才有他发财的机会，那又怎么样呢？你看，解放后这一两年里，他倒是真发了点财哩！”郁建中叹了口气，自负地说：“不管怎么说，我同他可是实来实去，真刀真枪的交手，已经不算是第一个回合啦！解放前，他不愿同解放区做生意，我对他说，这个生意有你赚钱，他听了。解放后，他想收缩经营范围，我对他说，扩大业务有你好处，他也听了。”

叶柏年粗略看了一下唐云彬的坦白书，写的语气很是恳切，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是条理清楚，仿佛要人相信坦白者颇为诚实。叶柏年把坦白书交还给郁建中，问：“你有什么想法了？”

郁建中说：“我们得好好利用一下这份东西。唐云彬自己在大会上表了态，愿意走自己坦白、自行检讨、自我改造的道路，我们就树一下这个典型，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叶柏年沉思了一下说：“要资本家自己坦白、自行检讨、自我改造，号召一下可以，实际可能性不大，咱们不能对此抱有多大的希望。”

见两位队长说得火热，队员们围了拢来。郁建中正想摆摆自己的观点，他咳嗽了两声说：“问题不在于可能不可能，这是我们的需要。大家肚里明白，目前我国的西药市场基本上还在私商手里，我们国营贸易公司有多少底？”他扳着手指头说，“不错，我们接收了国民党反动派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可是西药，只有一个扬子公司才经营了那么一点。我们当然还接收了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要以为那里面尽是什么宝贝，无非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污染的敷料，生锈的器械，失效的药品，可以说，简直是一堆垃圾。这就是我国国营贸易公司药品仓库的全部底子！光靠这个能够安排好市场？能够满足得了人民医药的需要？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夸下

这个大口。”郁建中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感到自己的话是被人尊重的，连叶柏年也在认真地听着，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嘛！他见有人在做笔记，有个队员狠命地在甩钢笔，一定是恨这支笔出水太慢，影响了记录速度。郁建中满意地继续他带分析性的说话：“我们再看看我国的制药工业，简直是一张白纸！原国民党伪卫生局所属的药厂，少得可怜，这又不比粮食、棉布，可以靠自己，西药可不行，我们自己的化学工业不发达，多数是靠外国进口的原料加工成药。好，要向国外进口化学药物原料，依靠谁？自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就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搞什么‘海上禁运’，西药被列为禁运物资之一。当然，我们不怕，完全有力量粉碎帝国主义这种封锁，可是也得承认这给我们带来多大困难！国家还不能直接同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发生关系，就得靠私商，利用他们原有的进口渠道，联合他们一块做生意。一句话，我们还不能离开资本家，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出发点，我们的工作就会出偏差，就会犯错误！”

“那我们还要不要同资产阶级作斗争？”

有人轻轻问了一句，郁建中却听得清清楚楚，他紧接着说：“问题就在这儿，既要开展‘五反’运动，又要依靠他们，看来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只要我们促使每一个资本家自己坦白罪行，自行检讨错误，自我改造思想，这就可以既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又不伤着了工商界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样做是可能的，关键是要树立出恰当的榜样！”他抖抖手里唐云彬那份坦白书：“大源西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唐云彬，正可以被我们利用，充当这种榜样。”

叶柏年把手里的一张废纸团皱，好象要试一试自己的眼力，远远地把它丢进墙角落里一个废纸篓，转身说：“我是同钢铁打交道的，对搞商业，做生意，是个外行。但我觉得‘五反’是一场打退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是工人阶级同资

产阶级之间谁领导谁、谁改造谁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从我们在工厂里同资本家作斗争的经验看，不经过斗争，不会有资本家真正的自己坦白；不经过斗争，不可能达到利用、限制、改造资产阶级的目的。来访的许多群众反映，西药业的资本家可狡猾哩，就拿这个唐云彬来说，在配尼西林上就搞过名堂呢！……”

“这……”郁建中自语似地正想说什么，但他发现，队员们听了叶柏年的话，眼睛都朝自己看着，好象是说：“你的话不对，叶队长的话正确。”于是又把话咽住了。他希望有人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朝女队员竺兰珠看了一眼，仿佛对她说：“你应该发表发表意见啊！”竺兰珠却把眼光避开了。

竺兰珠，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是国营贸易公司药品科的办事员，郁建中是她的领导。她总是用尊敬和羡慕的眼光看待郁建中，因为郁建中是西药行业里的老共产党员。竺兰珠佩服郁建中，因为他对人说话不是批评便是表扬，当他批评人的时候，人们感到似乎他是最有资格批评你的人，当他表扬人的时候，人们又似乎感到他是最有资格表扬你。谁要是嘴上流露出工作忙不过来，他就批评说：“不会工作！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分个轻重缓急！”谁要是嘴上说出一个新名词，他就表扬说：“进步不小！干任何工作都要学会紧跟形势啊！”此刻，竺兰珠从郁建中投来的眼光里看出：批评多于表扬。这眼光好象在批评她：“不够坚强！对待任何问题都要有自己的观点啊！”要是往日在贸易公司的药品科里，竺兰珠遇到这种眼光，一定会马上发言：“郁科长的话给我启发教育很大，使我懂得了……”郁建中是喜欢听这样的话的，眼前也一定需要她说这样的话，可是今天竺兰珠却说不出口。她听着叶柏年的话，觉得真是受到了启发教育，使她进一步懂了“五反”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在以往，竺兰珠从来没看见过，有人敢与郁科长发表不同的意见。由此，她暗暗佩

服叶柏年，也暗暗替自己的老领导担心：这样的争论会不会使他丧失威信？

郁建中真想对竺兰珠批评几句：“别人可以原谅，因为他们对商业完全是外行，而你竺兰珠，是国家贸易干部，难道也看不到，我们还要依靠私营商业安排市场，还要依靠他们同外国人做生意！”他望着竺兰珠那稚嫩的脸，觉得这个姑娘走出大学的门快两年了，还是一股子学生腔，缺乏锻炼，需要好好帮助她。他失望地把眼光转到别处，见老战士马常胜把竹杆烟斗敲得“啪啪”响，吃了一惊：“他生谁的气？”

很会了解别人情绪的叶柏年问了一句：“老马有话要说吧！”

马常胜是市卫生局的军代表，目下是打虎队里唯一穿军装的人。他头戴红星，领挂红旗，十分威武，黑苍苍的脸上，那些刀刻般的波纹，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风里来雨里去的人物。他年纪算不得老，四十来岁，参加部队时间也不算早，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进攻磁县、邯郸地区，在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中，他放下镢头拿起枪杆子的。因为他是老区来的，进城后至今还保持着冀南老乡作风，人们尊重地称呼他老战士，遇事总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时候，经叶柏年一问，他站起身说：“我是扛‘七斤半’的，同拿枪的敌人斗过。起初连枪也不会放，在战争中学会了瞄准敌人！目下，咱们是同不拿枪的敌人斗，还得从头学！不懂的不去说，只说一点，不管敌人手里拿枪还是没拿枪，这个道理都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叶柏年兴奋地说：“这个道理说得好，我们这支打虎队，就是专打吃人的‘老虎’的！对于资产阶级这只‘虎’，我们就是要立足于斗，立足于‘打’！”

马常胜的话得到了叶柏年的肯定，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人们各自亮出自己的观点。郁建中很想批评批评人，却

找不到批评的对象。

二

这几天，大源西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唐云彬心境不佳，头发也脱得特别厉害。在他心情烦躁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伸手抹一把头发，放到眼前看看。他四十几岁年纪，头发早已脱得稀稀拉拉。此刻他抹一把头发，掌心里又粘着三根。他十分惋惜，却又无可奈何。可是眼下使他心神不宁的，还不是这讨厌的脱发症，他隐隐觉得有一场灾难要临头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着。在交易所里，在同业公会里，原来那些谈得热络的人，现在一下子变得冷淡陌生了，好象互相都要躲避对方讨账一样。起初，唐云彬并没把这场运动放在心上，“这是在政府机关和国家企业里开展的运动。”他这样对同行们说。他确实这样考虑：工商界的人，既贪污不着国家的，也浪费不着人民的，更没当官，这“三反”当然一概同自己沾不着边。运动象潮水般滚滚向前，报纸上有了揭露不法资本家的报导，他才暗暗警告自己：“不可大意失荆州！”他果断地采取一些行动：把原来亲手提拔起来的外勤业务员应升元调回到制片房，不让他再同国营贸易公司药品科里那个老同学接触；他巧妙地转移了一批账外物资，堆放到师弟带连襟的翁世光家里，并且打算好，万一追查得自己没了退步，就如数送给连梦里也想做老板娘的小姨；账面上他是不担忧的，他请有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顾问，惟有交际费一项，支付得太大，可能会惹来麻烦，但他对怕敲碎饭碗的会计江道渭是捏得牢的，这个人不会滑出去，谁能查得清？就算大源也有几个积极分子，谅他们也都是两手空空，甩不出货真价实的材料，空口说白话，谁吃？当风传京津工商界开展坦白运动时，他早早地拟出了

坦白书，随身带着，准备应付。

然而，打虎队仿佛从天而降，迅速地来到他眼前。下午，年轻的打虎队长叶柏年，口气坚决地对他和他的同行们说话，这“五反”两字象穿心透肺的火光，直射过来，真叫唐云彬心惊肉跳。会上，听了郁建中的动员报告，他松了口气。郁队长的报告尽管声色俱厉，但他还是听出来了，郁队长是充分注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的。特别是对工商界提出“自己坦白、自行检讨、自我改造”的口号，在唐云彬听来，简直变成了这样的意思：我放你一马，让你过关！他立即上台表示拥护，而且会议一散，就把藏在口袋里多时的坦白书当众呈给了他的老熟人——新队长郁建中。他明白，这一切自己做得漂亮，别说同行们投来惊奇的目光，就连打虎队副队长郁建中也当众表示欢迎。下一步怎么办？他心里空荡荡的没有底，仿佛是平稳的市场，看不出未来是涨是跌的苗子，叫人觉得手里的货囤也不是，抛也不是，坐立不安。

唐云彬心境不佳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了甘福伦。可是这几天甘矮子一直不露面。下午打虎队召集工商界开会，甘福伦又是会一散就不见了人。昨天，甘福伦没头没脑来了个电话，问起向国外订购那批配尼西林的事，甘福伦在电话里说：“你可不作兴在背地里捉弄人啊！这批订货里会不会有啥瓜葛？”唐云彬听到这种质问的口气就冒火，心里连连骂“胆小鬼”，面子上又不好发作。虽说唐云彬是甘福伦的师兄，可他们之间又不同于一般的师兄弟关系。唐云彬是在甘福伦父亲门下当学徒的，甘福伦这个师弟是小老板，哪会服他。不过，唐云彬也有用得着甘福伦的地方，譬如甘福伦担忧的这批配尼西林订货，就是一个实例。当时，唐云彬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这种消息只有唐云彬才能拿到手——国营贸易公司手里缺少配尼西林现货。为了避人耳目，他有意通风给甘福伦，怂恿甘矮子出面向国外订货。等到

手续办妥，唐云彬再买下甘福伦同赫士进出口代理行签订的那张信用状。表面上是唐云彬挑他的师弟甘福伦赚一个成头，其实唐云彬早已打好了夹底算盘。果然，时隔不久，配尼西林因市场上缺货，零售价上涨了，唐云彬凭借这纸信用状，做了一笔抛空，卖出一批期货栈单。等到市场上配尼西林价格因为大源抛出而回落时，唐云彬又暗中偷偷补进，不但把市场上的现货全部吃尽，还把抛出的栈单也收了回来，一时造成市场上配尼西林更为紧张，价格又直线上升。这可急坏了国营贸易公司药品科科长郁建中。眼看市场价格压不住，郁建中亲自出马找唐云彬，要他把手里吃进的现货放出来。在一般生意人看来，唐云彬一定还要看涨，哪料他倒是肯卖人情，一口答应。郁建中赞扬他对稳定市场物价有贡献，唐云彬却在这一抛一补中获取了暴利。后来，提到这件事，他就洋洋得意。但是昨天甘矮子在电话里问起这件事，却叫他心寒：“是不是打虎队觉察了？”他心里明白，这件事可摊开不得，这里边罪名有一串：私套外汇、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买空卖空、投机取巧、获取暴利……“得稳住这个‘胆小鬼’！”唐云彬掸掉了粘在手指缝里三根头发，好象要甩掉什么不祥之物似的，眼睛闭了一闭。他终于拿起电话听筒拨着号盘，电话顺利地接通了：“你是福伦？啊，哈哈，我知道你这时候在家里。什么？正要找我，巧！有点啥风声？有好消息可得通点过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怎么，电话里讲不方便？唔，好，好！”

电话一挂，唐云彬马上乐观起来。甘福伦约他到老昌记药房的徐大媛家里去，这可是唐云彬乐意的去处，在徐家可以美美地吃一餐。今天，对唐云彬来说吃喝还是其次，重要的是他要摸摸胆小鬼甘矮子的底，从中窥知打虎队的动向，他自信能达到这个目的。出门之前，唐云彬对几根头发有一番习惯性的忙碌。物以稀为贵嘛，唐云彬拿起一把粗齿木梳，轻轻地掠了几下，然后